

包括表皮葡萄球菌和微球菌(*Micrococcus luteus*)。在健康的头皮上,这些有益菌种可驱逐其他能引起感染的细菌和引起头皮屑的真菌。Lopez指出,如果减少表皮葡萄球菌的数量,就等于为那些有害细菌打开大门。

当有益菌属同时暴露于棕色染料和一种称作2-硝基-1-对苯二胺的微红色染料时,上述作用更加明显。人们经常一起使用这两种染料,因为第二种染料加强了第一种染料的棕色。但是Lopez发现第二种染料单独使用时却对细菌无害。

这些染料对两种能引起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绿脓假单胞菌的作用不强。

(雅德摘译)■

## 慢性排斥对肺移植

### 的制约作用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Alexander Patterson 说,在首例单肺移植后的16年,患者仍要面对长期等待和慢性排斥的困顿。

近期在华盛顿大学进行的一次最新的有关肺移植集会中,Patterson着重强调了寻找足够肺供体这一难题,目前在某些中心等候供体肺的时间平均近700天。最乐观的观点是约1/3的器官固定供体群是合适的肺供体群,这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小的有效肺库存。但是近期的研究表明:此前认为被过分损伤而不能应用的肺事实上可以被移植,因此Patterson提议应放宽供体判断标准的限制范围以增加用于肺器官移植的供应量。

Patterson继续说,来自两个不同个体而进入单一受体的较少的肺叶移植——叶移植已为“活体供体”的概念铺设了道路。尽管这一技术可产生一组新的供体,但同时也有可

能导致三个人死亡。

Patterson所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捐赠肺器官的损害。在动物模型中,为提高移植后的肺功能,在获得肺器官之前给供体投用一氧化氮(NO)。Patterson说,在一个理想的范围内,每一个供体都有可能被给予吸入性NO。但迄今为止,对安全性和设备的考虑使这一设想变得不可能,而且在硝酸盐中冲洗获得的肺器官为NO的作用效果提供一个“不健康人”的说辞。

慢性排斥是一个永恒的难题,70%以上的患者最终发展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研究将继续确定能在早期阶段适用于发现慢性排斥的各种因素。Patterson在结束时说,十年前,肺移植的死亡率很高。现在人们已经能够解决某些技术问题,存活率增高指日可待。在今后的十年中,研究人员需要解决幸存患者的慢性排斥问题。

(韦羽译)■

## 脑的性别差异

睾酮能够重新塑造雌性大鼠脑的形状,使其看起来象雄性大鼠的脑。这一结果可以解释在有异性转化欲者中发现的脑差异。

雌性与雄性的脑结构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例如,雄性大鼠与性激发有关的脑区——中扁桃体区大于雌性大鼠。此类差异被认为是永久性的。

但是伯克利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Bradley Cooke 和 Marc Breedlove 对这种假设提出了挑战。他们在雌鼠肩胛骨之间的皮肤下面植入了一个缓释睾酮胶囊。30天之后,他们杀死了这些大鼠并检查了它们的扁桃体。在雌性大鼠中,被称作后背侧核的扁桃